

主编:文天心
责编:曹晖
执编/版式:杨铭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头新闻APP妙赏频道

姥姥的花园

□ 郭小林

龙江故事

在我长大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么美的农家园子了。

园子不大,四周宽大的土墙上,开放着一盘盘姹紫嫣红的太阳花。初春,冰雪融化,迎春在光秃的枝桠间露出一个个鹅黄的小脑袋。五月,紫色的丁香像星星般的小花缀满枝头,初夏,刺玫绽放深红的花蕾,浅黄的花蕊间,浓郁的香气飘满整个花园。

盛夏到初秋,那一簇簇高大的地瓜花、蜀葵花开得繁盛。地瓜花不是地瓜开的花,只是它的根像地瓜。花儿圆形的,碗口大小,有红的、粉的,开得艳丽富贵。蜀葵花更是五彩斑斓,想开什么颜色就开什么颜色,热热闹闹地挤成一团。屋前窗下还有一大片万寿菊,金黄的颜色,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小小太阳。闻起来味道怪怪的万寿菊,其实很好吃,将新鲜花瓣洗净晾干,再裹上面粉油炸,香味总让我垂涎三尺,就如同臭豆腐一般,闻起来臭,油炸后却是香喷喷的。

这个园子,是姥姥的花园。

姥姥一生爱花,年轻时在镇上做小生意的父母作主将她嫁给了家里一贫如洗但精明能干的姥爷,从此,那些随姥姥嫁过来的花花草草就在园子里安家。

遇到喜欢的花儿,姥姥总是求之必得。有一次,我们路过隔壁村子,在一户人家院里,看到了盛开的深红蜀葵,姥姥驻足很久。临走时,她恋恋不舍地敲开了那家的门,和主人说好了,到秋天来讨要花的种子。深秋,姥姥颤着一双小脚,牵着我,走得虽慢但很坚决,专门去到那户人家要来了花种。第二年夏天,深红的蜀葵就在姥姥的花园里绽放摇曳。

姥姥侍弄花草的手和别人不一样,指甲都凹凸不平,丑丑的。我经常好奇地摸着她的手,问东问西。

姥姥说,她年轻时,有一年十月初就下起了大雪,田里的玉米还都来不及掰棒,就被捂在了雪里。家家男人都去抢收自己的玉米,而姥爷又去乡里开会了。整整一天,姥姥一直在雪里抢收玉米。半夜回到家,又一头扎进园子,把地瓜花根刨出来,敷上沙土,下到暖窖里,一直忙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姥姥的右手肿得像馒头,十个手指甲都变得青紫,后来,手渐渐消肿,但指甲却一个个都脱落了。到了春天,姥姥一个个新长出来的指甲都丑丑的,而那些地瓜花,又被姥姥从暖窖里搬出来,美美地开在了园子里。

姥姥凹凸不平的手指,提醒姥爷总是想起这桩事,总是大声斥骂她,“就稀罕这些花儿啊,光生些丫片子!”

姥爷当年在村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姥姥生了六胎,只活下了两个孩子,全是闺女。后来,姥爷忙工作,有时忙得回不了家,再后来,村里就有些关于他的风言风语。

但姥姥依旧乐乐呵呵地忙里忙外,侍弄园里的花花草草。她不顾姥爷反对,省吃俭用把两

个闺女都送去读书,她说,不能让闺女跟我一样,睁眼瞎,没文化,让人瞧不起。

“哪天我把你这园子都刨了!”姥爷总是恨恨地说,但一直没有动手。直到有一天,本家的叔叔来到家,领来了一个小男孩,说是别人家不要了,要过继给姥姥当儿子,养老送终。

那男孩子四五岁年龄,却长着像姥爷一样细长的眼睛,细细的脖子也是直直地有些前倾。看着他,姥姥显示出从未有过的执拗,她挽过母亲和姨母,对叔叔说:“我有孩子,能养老送终。要让我当他妈,我就和我俩孩子死在这儿。”

晚上,姥爷回来了,第一次狠狠地动手打了姥姥,还拔了园子里她最爱的刺玫花,用它抽打姥姥,刺玫把姥爷的手都扎破了。

姥姥崩溃似的大哭,但却始终没说出“同意”二字,哭过之后,她仍喂猪打狗,生火做饭,精心打理园里的花草。叔叔每隔几年,就提起这事,姥姥次次拒绝,然后家里就鸡飞狗跳地一顿打骂,姥姥常躲在人多多的花丛里,一边清理杂草,一边偷偷地哭。

孩子们终于长大了,姨母和母亲都很孝顺,伺候两老,殷勤备至。姥爷的脸上终于也有了笑意。

姥姥、姥爷越来越老,园子里的花儿却长得越来越好,这花园渐渐成为村里的标识。来姥爷家作客的人问路,村里人就说,像个花园似的房子就是他家。邻近村里的人,有时也来看稀奇。姥爷也偶尔到后园去了,帮着拾掇园子,累了抽一袋烟,坐在园子里,看着人们驻足赏花。那皱纹深结的冷脸上,也堆出了丝丝笑意。

我六岁时,姥姥去世了,打骂了一辈子的人没了,姥爷的笑容也没了。他却没掉掉园子,而是拿起了姥姥留下的小锄,锄草,上肥,留籽,育根,园子还如往年一样繁盛。

又过了一年,姥爷也去世了,老房子有了新主人,新主人把花园平掉了,又盖了新房子。

四十年就这么过去了,母亲已经去世多年,姥爷同村的宗叔还健在,有一天找到了父亲,说有人要认祖归宗。

还是那个男孩子,也已过古稀之年了,佝偻着背,背影像当年的姥爷一模一样。

我的老父亲思忖良久,说了句:“叔爷,你忘了老太太当年受的罪……”

百岁高龄的叔爷拿起跨世纪的旱烟管,咳几声,讪讪地说:“那,这事就算了……”

姥姥的花园,连同花园里鲜为人知的悲欢往事,只能留在记忆里了。

我多想,如果姥姥生在现在,会是个不错的园艺师吧。好在她的女儿们,都成为了“园丁”,她们没有在园子里荷锄弄花,而是在十尺讲台上努力耕耘。她的孙辈、重孙辈,有很多大学生,还有工学、文学硕士,医学博士……

沿着姥姥这一根血脉走出的后代子孙,就像她播撒下的花种,呈现出她当年怎么也想不到的繁盛美丽。那些种子们,早已飞过染着花香的小村,飘散在远方,盛开在这片越来越繁茂的土地上……

呼吸新鲜的艺术空气

看王丕的近期油画写生

□ 桑克

在线艺术

从前从事油画写生的人是很多的,最近十几年,因为照相机尤其是手机摄影功能的普及与应用,这样的人反而变得少而珍贵了。而按照传统中国美学的说法,这种师法自然的写生方式才是正宗的。画家王丕,这几年致力于油画写生。他的这批小画往往自带美的光环。画面美,观者的心情也会跟着舒畅。



王丕《各自的方式》油画 33.5×45.6cm

A 画小画

王丕的这批油画写生,尺寸都比较小。最大的是《旅顺行》中的四幅,每幅50厘米乘以70厘米,最小的是《各自的方式》,33.5厘米乘以45.6厘米。

大画有大画的表现力,小画有小画的追求。比如说这几年大家谈论比较多的维米尔,一生画了45幅油画,都是小画,其中最大的《窗前读信的少女》只有46.5厘米乘以39厘米,最小的画据说只有20厘米乘以17.8厘米,而他最有名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也只有44.5厘米乘以39厘米。画小,但是艺术价值却大得不得了。

大画与小画,彼此既不能替代,也没有此高彼低的等级差异,关键还是要看各自都达到了怎样的艺术水准。与同时代的艺术家相比,王丕的头脑相当清醒,他说:“画小画不单是指尺寸上的大小,这也反映了画人的一种自我认知和创作状态。”自我认知既包含对艺术道路的积极思考,也包含对艺术形式的自由选择,创造状态则包含主动追求的成分。

单说王丕的《各自的方式》,尺寸之小肉眼可见,绘制内容也简单,就是雪中的两只小船。什么都小,但是琢磨一会儿就会发现里面有大的内容。比如说,两只小船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正常的陈列状态,另外一种则是扣过来的非正常状态。一正一反,暗含着双向选择。仔细观察,这两种选择全都是针对雪的,这或许意味着两种环境反应的相互依存与相互排斥。

参观现代文学馆记

□ 晓林

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的国家现代文学馆,在高楼大厦林立的北京城,显得有些孤寂。

“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巴金先生这句话,刻在文学馆门口的巨石影壁上,今天重读,别有一番滋味。

我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那时,许多人都揣着文学梦,有青少年,也有白头翁。可以说,我们从文学名著中汲取的营养,不亚于学校的教科书。正如巴金先生所言:“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著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

现代文学馆的主体,是设在C厅的“中国现代文学展”。这个展分为“20世纪文学革命的前奏”“五四文学革命”“左翼和进步文学的崛起”“战火洗礼中的文学”“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学”“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发展”“迈入21世纪的文学”等七大主题,展出作家达2000多人,手稿原件和初版图书600多件。参观中,有幸见到那些曾经让我彻夜难眠的小说手稿和其最初版本,令我兴奋不已。

我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起初读的是小人书,后来又看了电影,到了小学6年级,磕磕绊绊读起了原著。每晚九点,妈妈督促我们熄灯睡觉,我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小说向我打



王丕《西岸的小屋》油画 45×60cm

B 风景诗

王丕的风景写生往往自带风景诗的光环。画面美,人的心情也会跟着舒畅。这种疗愈功能在都市生活挤压中尤其珍贵。

然则风景写生并非臆造,也不是单凭临摹照片就可以成立,全赖肉眼在自然之中偶然拾得。按照中国美学,这种师法自然的方式才是正宗的。当然也不必排斥其余唯此独尊,艺术必须百花齐放,花园里只有牡丹肯定单调。我们也明白,一片叶子可以配一首诗,但是用四根手指做框,框进来的却不都是风景画。

王丕的风景画明显经过选择,比如《横道河子·清晨》,近景矮树散落在草地之间;中景树木因阳光照射而显示出侧面的亮斑;远景树木如同模糊的雾团。这种布局既有真实的依据,也体现出王丕的个人选择。也就是说,他把中景树木置于核心位置事先经过精心的掂对,而且这种核心位置因为对三处淡红色屋顶的强调而得到有力保证。人间值得也就表现在此处。再比如《札幌的黎明》中冷色调的蓝色,不仅层次清晰,笔触细腻,而且通过点睛的灯光以及玻璃反光泄露出黎明到来之际的惊喜。

风景画的诗性来自何处?王丕自己说:“……背上画箱,带着不大的画布,面对自然在画面上任意而地为地放松自己……”新鲜空气也就是艺术空气。人在放松的时候才能达到刻意没有的自由,而“任意而为”恰恰是真实的显现。



王丕《横道河子·清晨》油画 50×60cm

C 新记录

单看王丕的任何一幅油画写生都像生活截图,记录性非常强。

然则将所有写生合起来就会积累一种超越记录的力量。比如《旅顺行》中的六幅,记录主体分别是西山炮台旧址、东鸡冠山堡垒旧址、电岩炮台旧址、大寨子山堡垒旧址、203高地、鸡嘴堡上的仿制加农炮,明显保存着历史信息,但是王丕通过环境铺陈表达的内容却具有额外的超越意味。还有一幅《旅顺行》,记录的是老铁山港湾的今天,色彩的绚烂铺陈与海水与舟船,本身比较单纯,但是将它与前面六幅合起来对比,记录之中的“新”特征就显得意义深远。

王丕记录具有年代感的物件,绝对不是因为怀旧。

这里至少包括两个原因,一是物件本就如此,还有一个就是它们与现在具有值得思考的关系。比如《贝加尔湖畔的老车头》,缺损的车头本身暗示着它有前史。究竟是怎样的前史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思考,它是如何从一个完整的车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它又是如何置身于现在的荒野之中的。这个思考过程同时需要合理想象。再比如《大庆写生5》,远景的游梁式抽油机是大庆经典Logo,而周围的芦苇与水塘则带有抒情气质,中景的标志牌非常有趣,既是写实记录,又与其他描述构成幽默的呼应。再比如《收割时节》的康拜因、《阿城老糖厂旧址》的红砖墙,都在彰显新记录的回声。

掩饰的爱弥漫。在另一个作家书画展厅中有艾青的书法:“上帝与魔鬼都是人的化身”,也是写高瑛的。

坐落在文学馆院内的鲁迅、巴金、叶圣陶、老舍、茅盾、曹禺、冰心等13位作家的雕像,则别具风格。我最喜欢赵树理的雕像,后面跟着一位骑着小毛驴的姑娘,应该是《小二黑结婚》的女主角小芹,她腰间挎的小土筐里装的一定是“山药蛋”。那是他深入乡土、了解农民后获得的生动。赵树理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山药蛋派”代表人物。

我曾多次去现代文学馆和中国美术馆参观。两相比较,中国美术馆参观者络绎不绝,新展迭出。而现代文学馆的门票,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冷落。我担忧随着岁月流逝,那些文学巨匠呕心沥血的作品,最终只能在这里束之高阁了。

文学馆的院子里有一个著名的“逗号石”,我慕名专门找到这块来自房山、被誉为文学馆“馆徽”的奇石,仔细端详。文学馆副馆长、作家李洱称,逗号属于现代文学,我们第一次用逗号是1920年,之前都以“之、乎、者、也”代表断句与停顿。逗号代表永无止境,也代表文学没有尽头。

文学似大海,潮起为了向前;潮落,后退一步,还是为了向前。尽管时下上网阅读方便快捷,各种信息铺天盖地,但我还是喜欢读经典,读文本,买纸质书,也时常提起笔来,把所思所感留下来,聊以自悦,也愿悦人。

